



古今掌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K206/5-1
古今掌故丛书

古今掌故

(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九·成都

封面题签：启 功

特约编辑：王春瑜

责任编辑：吴 畏

封面设计：梅定开

古今掌故(二)

GUJIN ZHANGGU 古今掌故丛书

发行者：四川省新华书店

编 者：《古今掌故丛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印刷者：四川省仁寿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75 字数220千
1987年9月第一版仁寿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80524-026-4/k·6

(书号:11316·76) 定价:1.80元

《古今掌故》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春瑜

副主编：吴 畏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春瑜 车 辐 吴 畏

李嘉玮 张 力 周 雷

黄振华

特约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其庸 刘卫平 吴泰昌

吴世昌 李 凌 苏双碧

张忱石 黄宗江 蒋才喜

郑逸梅

古今掌故

第二辑

目 录

瓜饭楼杂忆（续）	冯其庸（1）
近代掌故八则	傅 鉴（16）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在报纸上开展“百家争鸣”的尝试	穆 欣（24）
《中国通史简编》在国统区	俞筱尧（36）
《五鼠大闹东京记》	周绍良（44）
木偶戏溯源	宋 侃（48）
“味之素”的来历	崔华林（51）
明刻本《松亭晤语》摘抄	杨志清（53）

DAI 73 / 46

“城隍庙”随笔·····	王春瑜	(59)
郭老在“文革”初期二三事·····	戎 笙	(65)
还是叫射阳县好·····	王 荫	(68)
续范亭将军轶事·····	穆 欣	(70)
彭总佚闻·····	沈 重	(77)
尚钺坎坷知多少·····	毛佩琦	(82)
沉事可钩，瑕不掩瑜 ——张竞生博士事略·····	盈 桂	(95)
赵纪彬晚年轶事·····	韦祖辉	(105)
六十年见闻杂录·····	姚诗正	(110)
文坛琐闻·····	顾 启 姜光斗	(124)
抢救美军飞行员纪闻·····	戴文兵	(129)
陈玉成“生平有三样好处”·····	苏双碧	(137)
“鬼子六”与戒坛寺·····	董迎建	(140)
近代杰出的军事技术家——徐建寅·····	王兆春	(144)
梁启超二三事·····	宫百里	(150)
清朝品位最高的医官——赵文魁·····	刘寿永	(156)

富察敦崇及其《游梨儿峪记》·····	雷梦水 (159)
近代河南掌故二则·····	孔宪易 (162)
旧时代的县衙排场和积弊·····	陈衡志 (165)
苗族的吃“姊妹饭”与物象文字·····	富察木林 (175)
魏晋清谈人物点将录·····	何满子 (180)
槐轩事略·····	李赤轩 (189)
苏东坡速记《汉书》法·····	成常福 (197)
谈施耐庵遗诗佚曲·····	村 愚 (199)
明代优伶讽政录·····	杜婉言 (207)
一枝犹待主人来·····	王春才 (212)
出将入相的徐达·····	王宝志 (216)
漫活明代宦官的贪污盗窃·····	栾成显 (221)
水云楼故事·····	谢孝莘 (225)
清代日记中的掌故·····	陈左高 (232)
1916年—1917年鄂尔多斯发生的一次复辟事件····· (比)亨利·司律思 索介然 译 (238)	
近代教育掌故·····	李洪珍 王振冀 (246)
诺贝尔其人其事·····	史静寰 (264)

瓜饭楼杂忆（续）

冯其庸

书杨廷福、江辛眉教授二三事

杨廷福，字士则。原在上海无锡国专读书，受知于王瑗仲师，1947年春余就读上海，士则转学复旦，故未能识。1977年“四人帮”垮台后，士则应中华书局邀请，来京参与校注《大唐西域记》。到京，即持瑗仲师书来，谓瑗师嘱来相见，与余快谈竟夕，竟有相见恨晚之感。自此，每周必有两至三次来余舍杯酌相对，有时作长夜谈。士则善饮，余亦能尽数杯，至则家人必治饌以待，酒罢继之以茶，士则于茶事亦甚精鉴。士则复好京戏，于海上名角，如数家珍，故吾二人茶酒之闲，亦必及梨园旧事。士则因作《说丑》一文发表。时予方撰《曹雪芹家世新考》成，因请士则作序，以存纪念。越一周，士则即持其万言长叙来，旁证博引，畅论谱牒学为史学之一支，不应废弃，因及拙著，谓曹雪芹上祖之籍贯，确是辽阳而不是丰润，有大量史料证实，从此数十年争论之问

题，得到澄清，作出了结论。

一夕，士则忽袖其诗稿来，谓余曰：此“四人帮”横行时吾辈之心声也，辛眉兄已依韵唱和，兄曷不序之，以见吾三人之同心也。余展卷视之，则是《丙辰咄咄吟》六首，辛眉兄依韵唱和，余读其诗，感慨苍凉，几欲泣下，乃为作叙，并加笺疏，录副以存。

余叙云：“吾友杨廷福、江辛眉两君，耿介之士也。雄于文，兼工吟咏。杨君精研史学，出其余绪为诗，沈郁苍凉，得杜陵之旨趣。江君浸淫韩黄，硬语盘空，含蓄蕴藉，时有回甘之妙。丙辰之岁，两君同在海上，时“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气焰熏天，人人切齿，而周公总理又不幸长逝，大星殒落，举世震悼，血泪成河，哀声动地。九亿人民，瞻望前途，茫茫难测。廷福激于悲愤，走笔成《丙辰咄咄吟》六章，密与辛眉唱和，虽缁骑满街，勿顾也，

其时余在京师，首都人民先后有百万之众，徘徊啜泣于天安门广场。花如山叠，人似潮涌，同声悼念周公总理。余日予其列，寓于目而接于心者，为悲哀、为义愤、为控诉、为抗议，为贯空之长虹，为澎湃之怒涛。余遥望灵堂，目送灵车，哀哀黎元，如遭天倾，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虽寒风砭骨，犹兀立广场而不自知也。其后，往悼者益增，诗文、标语、花圈，积满广场，自清明前三数日起，悼者日达三四十万之众，愤激之余，或朗诵，或演讲，皆同声讨国贼而道国运，遂遭“四凶”之疯狂镇压。英雄儿女，血染长街，昂首阔步，联翩入狱。此情此景，余皆所睹。呜呼！人民运动之惨遭荼毒，稽之史册，近古以来，莫此为甚也！

前岁，粉碎“四人帮”后，两君皆来京任职，师门旧友，春明重逢，回顾十年惊涛骇浪，恍同隔世。杨、江两君同出其所作《丙辰咄咄吟》唱和诗稿见示，余诵其诗，感慨苍凉，泣下沾襟。“然绝杨、江沧海眼，灯前泪墨谱丹忱”，余以为此即丙辰之史诗也，乃为之序而注释之，借以公之于众云尔。”

余既为之序，复为作笺注，笺注过繁，今不录。其杨诗原唱云：

丙辰咄咄吟

一

识字早知忧患始，谋生应自笑支离。修眉不作新妆好，长袖生憎善舞痴。栈马嘶凄性恋豆，桑蚕情断尚含丝。忧天欲堕身何惜，海鸟移巢风雨知。

二

几丝玄鬓添愁绪，落叶有情终恋林。方谓千山涵朗照，岂知三伏结重阴。风波历久功名淡，泉石看多意味深。呼以牛马吾自惯，年来只愿陆中沉。

三

十载京华道盛衰，思量弥觉蜡成灰。闲翻故纸忘忧去，细拾残花待酒来。白发如丝吹更乱，青春似梦唤难回。虑无旧雨谈文艺，一片斜阳过钓台。

四

情怀恶似初中酒，梦入槐柯总不如。冷眼几人争逐鹿，伤心万姓化池鱼。风凄柳岸空归鞅，月冷松窗罢著书。骨相虔虞翻终太劣，劳生只合老江湖。

五

犹抗尘容居傲岸，逢人不党且清狂。纷华念绝眠无梦，引睡书多久渐忘。一足怜夔输马陆，六飞附驥看牛虻。滔滔唯独清流水，犹向前门溯上阳。

六

不堪摩眊伤离乱，短发飘萧影半颓。双泪曾因知己下，十年不叩故人关。身逢昏垫才宜敛，人到穷愁语可删。万古星辰原不废，凭栏依旧见东山。

诗友江辛眉兄次韵云：

一

矛头渐米剑头炊，莫漫行歌动黍离。槐下功名原是梦，蜗边
蛮触竟成痴。十年忍饮椎心泪，一息危存续命丝。欲向九天叩阊
阖，当关犹恐虎羆知。

二

天涯夸父知何去？遗策终看有邓林。翘首伐山成大厦，惊心
匝地起层阴。萤灯伴我成形影，蠹勺从人测浅深。古往今来竟如
此，他年心史要钩沉。

三

一春风雨花经眼，看到荣枯百念灰。消息厌闻乌鹊喜，襟裾
时见牛马来。明知呵壁天难问，终望挥戈日可回。老病更添儿女
恋，梦随冰雪赴轮台。

四

忆从海上盍簪初。肝胆相倾各皎如。世路悬崖须勒马，生涯
缘木尚求鱼。甌琴惯听将归棹，秦火狂燔未见书。安得凄惶深处
隐，共君蓑笠老江湖。

五

未识筭箕字几行，凤歌满地接舆狂。金滕有策流言急，中篝
无端礼数忘。堂壁鲁书灰劫火，城门嵇血点飞蛇。眼穿海宇澄清
日，江草衰青卧夕阳。

六

年来钳口是非间，尚觉平生坐傲顽。四壁已无书可读，一襟
唯有酒相关。狂吟好句心先醉，细和新诗手自删。愿乞余生无恙
在，重看朗旭焕河山。

此十二章诗，皆成于“四人帮”猖獗之时，故语多隐晦而情
极沉痛，可当无声之泣，亦嵇生咏怀之计也。故余当时曾为一一
作注，并每章作通释，藉使读者知其所指而了然于心，如“忧天

欲堕”句是担忧“四人帮”将欲篡权倾国，“一片斜阳过钓台”是骂江青所踞之钓鱼台已是斜阳时候，时间不长了。“遗策终看有邓林”是用《淮南子》和《山海经》之典，指总理逝世后，幸有邓小平在。“襟裾看时牛马来”是用韩愈“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句意，骂“四人帮”是穿着衣服的畜牲。“江草衰青卧夕阳”是骂江青终有一天将如枯萎的荒草倒卧于夕阳。今两君皆不幸先后逝世，诵其遗诗，不禁泣然！

杨廷福兄自发病至去世，余皆经历，今记之如次。

1984年8月士则自沪来访，谓10月要去成都开会。约10月末，士则复从成都发来电报，告我即日到京，住北大留学生招待所。数日后，当时已是11月初，士则忽然到我书斋，兴致甚好而常咳嗽，谓患感冒，问我有无感冒药，我即给他两种。我看他穿的甚少，问他要不要加衣，他说下午即到上海，不必加衣了，语罢，即匆匆而别。其实此时咳嗽，已是他的肺癌开始发作，只恨当时无从知道耳。一月后，12月6日，我到上海，住上海宾馆，即去江苏路看望徐定哉同志。徐老见余至，喜极。即电告士则，约他翌日来午餐，结果家中无人，不得通话。7日，王运天兄在衡山宾馆请吃饭，亦邀士则，后得士则夫人来电话，告我6日士则大吐血，正在医院检查，故电话亦无人接，现尚不知何病，要到8日方有结果。语次颇忧虑，我还安慰了她。我定8日下午回京，原拟不去士则处了，谁知8日上午突接士则夫人电话，谓检查结果竟是肺癌，已很严重，杨夫人在电话中已语不成声，我亦大吃一惊，如遭雷击，乃急叫车赶赴士则居处，当时他家人已在门口等候，告诉我他本人并未知道病情，嘱我勿泄，并要我镇静，不能让他查觉。我只得强忍悲哀，咽尽泪水而入。士则见我至，喜极并谓只是感冒，因咳嗽致吐血，并说，我事极忙，何必再去看他。我也只好勉强支吾应付，说养息几天咳嗽就好了，但要安心休养治疗，以防转肺炎云云。其实我心绪甚乱，

那有心说话，见了他反倒想早点离开，以免露出马脚，增加他的病情。故只得推说要上火车，匆匆告辞出来，刚出大门，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因为我担心下次来就不容易见到他了。杨夫人也泪不能止，我们匆匆商量着医疗的措施，并委托了王运天兄代为奔走，不得已我才告别回京。

过了旧历除夕，我又到了上海，为的是想尽可能多看他几次，想能尽力延长他的生命，我还想把他接到北京治疗，中华书局的朋友们也十分热情地愿借房子给他住，以防一时住不进医院。除夕夜里，我那有心情过年，我特地为他画了一张“士则大利图”，画面上是一株鲜红的荔枝和三只柿子，取其谐音之意。此画立即寄给了他，还有士则自己拟的一副联语，嘱我书写，我也立即写好一并寄给他。到我这次去上海时，字画都已挂了起来，他也已经知道自己的病了，但情绪还好，因为一则他并不知道病已至后期的严重程度，还指望能治好，二则他以为即使难治也，总还能有二三年的时间，还可以做些事情，所以与我谈话之间，反倒劝我保重身体，并且告诫我还会有人造谣整我，千万警惕，要我不要太轻信人，不要太耿直等等。明明是他已危在旦夕，是我含泪去探望他，反而倒让他来安慰我、告诫我，我当时真是如坐针毡，眼泪不能流，脸上要强笑，要装作很轻松，是谈家常，没有任何心事，这有多难哪！就算是演员，只要是他自己身临其事，我想也是演不好的，何况我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只好勉强应付，好容易等到谈得差不多了，这才告辞出来。之后是杨夫人来与我商量，反复思量，到北京困难也是很多，一时无法决定，我只好再次重托王运天、石童年、朱清文等同志。我又怀着极度悲哀的心情回到了北京。

4月8日，我第三次到上海，住进上海宾馆后，急忙与王运天一起到医院，见到士则精神似尚好，头发脱落不少，颈部淋巴很大，声音嘶哑。我一进去，他紧握我的手，十分高兴，说：冯

兄与我，情胜手足。说话时气喘咳嗽，我连忙不让他说话，略略安慰他，因外面下雨，车子不能等，答应他明日再来，在病榻旁只留了五分钟就出来了。

4月9日我再去医院，当日开始输血，医生要杨夫人和我去看片子，告诉我情况严重，随时有危险，要作好准备，我听了觉得我的心象是被紧束了起来，简直不知自己该如何才好。正在这时，周谷城老师来了，我连忙陪周老到病房，士则见周老来，忙欠起想起坐，我们连忙阻止了他。周老是得知士则已病危才来的，但对着士则，周老还是殷殷嘱咐认真治疗。周老原是无锡国专的教授，是士则和我的老师。周老对我说：“士则是天才加勤奋，一般人是不容易到达他的成就的，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士则连忙说：这都是老师的教导。周老说：不能这样说，你研究的唐律、佛学都是你自己深钻的结果。周老停留了十多分钟，我们劝他早点走罢，病房里空气不好，周老才殷殷嘱咐而别，我送他到楼梯口时，他还叫我好好照顾他。这一天士则心情很激荡，他告诉我说：“只有一年了，我做不了多少事了，完不成任务了。”我听到这里，实在经受不住这样的悲哀了，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他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请想想，医生刚刚告诉我，他最多只有一个星期了，并且随时可能出危险，而他却还在想着“只有一年了……！”这样的情景叫我怎么能忍受啊！

这天，我到5点以后才离开医院。晚上，杨夫人和同甫一起到宾馆商量士则的后事。士则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年来，尝尽了人间的苦味，直到1977年以后，才算有所好转，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国内外的同行，无不知晓，无不敬佩，1983年参加在意大利的国际法学学术研讨会，他的两篇论文，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在史学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主张要为他开追悼会。后来也是为他隆重地开了追悼会。

4月10日，下午3时，我与王运天、朱清文同去看士则，

我为他拍照，为他全家一起拍照，我与士则也一起合拍了一张。医院正式给了病危的通知，这时，我们大家的心已经不知是什么滋味了。我将事先写好的一张启事贴在病房门上，希望来看望他的人尽量少与他讲话，为的是好让他保留点精力多延长几天。到4时半，我已经不能再停留了，我含泪与士则告别，他仍坐了起来，我看到他的泪水在不停地流下来……，这是生别，也是死别，我和他，心里都明白，从此幽明永隔，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此时忽然脑子里涌出了杜甫的诗句：“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此后，我带着研究生，在南京乘江轮到武汉，在船上我面对着滔滔的江水，恨不能再顺着流水回到上海。我到了武汉，又到江陵、宜昌、奉节，每到一处，就生怕有电报来，因为我到以上各处的日期和停留的地点都告诉了士则的夫人。

5月1日，我从奉节上船去重庆。晚上忽然梦见我回到了上海，先去看了王瑗仲老师。瑗师告诉我士则已病故，我竟然从梦中悲恸而醒。醒时听江声浩荡，轮船在逆流上行；天上星月微茫，我知是梦，但却下意识地觉得是大不祥，心头仍然被梦中的余痛袭击着，良久方睡。睡后复梦，见辛眉兄已来北京，我急问士则病状，辛眉皆不答，似向我回避此事，其余情景则一片模糊，既而复醒。唯觉浪声大作，船身摇晃不已。少顷复睡，睡后又梦，见士则亦到北京，谈笑一如往昔，颈间亦无复肿瘤痕迹。唯较前略瘦，然神采甚好，与我谈笑甚欢，若未曾有病者，又若不以病为意者。我即慰之曰：即如现在已甚好，可不必再虑矣！语罢复醒，则江声依旧，寂无人声，时天当未晓，余仍苦念不置，只得支颐待旦。

以后我又走了不少路程，一路上我不断写信到上海，询问情况和报告我的行止，我庆幸始终没有急电，我的侥幸心里在滋长着，希望能出现奇迹！

5月26日，上午8时半我回到北京，家人来接我，我急问有无上海来的急电或重要消息，回答说没有。我的侥幸心里如雨后春花勃然怒放，我想谢天谢地，这回该是例外了罢！回到家里，我急忙翻着案上高积的一大堆信件，全部翻过，确实没有一封告急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的心好象落到胸腔里了，我稍事休息，即整理书桌，随即午饭，饭后我想稍睡片刻。谁知楼下却在喊取电报，这个不祥的声音，一下把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冲着下楼接电报，折开一看，士则已于25日下午3时20分去世，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把我几天来的侥幸心理击得粉碎，我拿着电报，热泪滚滚而下，几乎走不上五层楼。……

如果说士则的去世，自发病到疾卒，我清清楚楚的话，那末，辛眉兄的去世，却是一丝一毫的消息，一丝一毫的思想准备都没有。去年10月我到上海，来去只有三天，时间实在紧，他又住得很远，我想就不告诉他了，免得他再赶来，谁知到我临走前一小时，他却来了电话，想约我到他家去吃饭，我告诉他这次时间太紧，我明春一定到沪，再去看他，他也就同意了。他说话声音有点沙哑，我嘱他保重身体，问他原来的脚肿是否好了，他说他的肾结石经过了极大的痛苦已排出来了，现在没有事了，说话间非常庆幸，我也为他高兴，约定明春一定见面。

到11月，在苏州大学举行纪念唐文治老夫子的大会，我因事不能去，同学和师友一定要我写篇回忆性的文章，我写了一篇短文寄给大会，我知道辛眉必定到会，我还嘱咐此文一定请辛眉、振岳几位学长最后审阅，以免差错。辛眉也确实为我看了文章。谁知到今年3月8日，即旧历乙丑年的除夕，却突然接到王运天兄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我辛眉已去世，我简直不敢相信，但电话听得清清楚楚，不是梦境，也没有听错。与士则兄去世相隔只有8个来月，老天就夺去我两位知友，真是“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如果说士则是一位标准的历史家，写诗只是他的“史

余”的话；那么，相反，辛眉却是一位标准的诗人，其他都是他的余事。他才气横溢，功力深厚，而且可以七步成诗，诗思之敏捷，确实是非一般人可及的。上面所引的《丙辰咄咄吟》和章，已经可以看出他的诗才，我还记得他和熊德基先生悼念陈毅同志的一首律诗，是一首可以敲金戛玉的好诗，现在我把它忆写如下：

神州今日起风雷。父老江东说将才。

飞虎营中辛弃疾，江西图上吕东莱。

九天熊羆摧天柱，十万旌旗照夜台。

掩卷赣南词罢读，唯将双泪滴满杯。

现在一切已成为过去，已成为梦幻，苏东坡说：“梦里青春可得追，且将诗句绊余晖，”梦里的青春是不可追的，诗句也绊不住余晖，时间照样要过去。曹雪芹说：“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其实是实情。

然而，我总希望，这样美好的又是伤心的惨痛的“梦”，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要水流云散！我也相信，凡是真实的人生，为人们做了好事的人生，凡是创造美好的事物给人们看的人生，纵然他本身水流云散了，但自有不散者在，那么在哪里？答曰：在人们深深的记忆里，在金石般的友情里。

记梁溪诗人严古津

严古津，无锡寒门人，抗战初就读上海无锡国专，师事海上王瑗仲，常熟钱仲联，永嘉夏承焘诸先生，终身执弟子礼甚恭。时瑗仲，仲联两师有《江南二仲集》行世，故人皆称二公为“江南二仲”，而夏承焘师则以词名海内。古津自号沧浪生，因严羽之《沧浪诗话》也。

古津为人，温文尔雅，语无高声，终其生未与人争，遇事则